



刘悦来◎著

你 我之間

——

咏叹集

「从心出发」丛书

广州市残疾人文学作品丛书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刘悦来◎著



广州市残疾人文学作品丛书

咏心集

「从心出发」丛书

你
我
之
间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我之间 / 刘悦来著 . —北京：华夏出版社，2014. 7

(咏心集“从心出发”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80 - 8159 - 5

I. ①你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2783 号

你我之间

著 者 刘悦来

责任编辑 贾洪宝 王 敏

封面设计 殷丽云

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装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
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 开本

印 张 5. 25

字 数 130 千字

定 价 16. 00 元

华夏出版社 社址：100028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

网址：www.hxph.com.cn 电话：010 - 64663331 (转)

投稿互动：hxkwyd@aliyun.com, 010 - 64672903

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。



咏心集

“从心出发”广州市残疾人
文学作品丛书编委会

主任 傅蝶

副主任 孙占利 符大伟

主编 孙占利

副主编 黄伟强 利雪标

责任编辑 李允平

张海迪 | 总序

用文学点亮精神之灯



生命中什么最痛苦呢？我以为是残疾的状态，病痛伤残让人的身体和心灵承受着多重的苦痛。在医学层面上，残疾禁锢了人的行动、言语和视觉，还有无法自控的精神行为。而在社会层面上，残疾人承受着更多的压力，一些人被歧视，被贬低能力和生命价值。因此，对于心智健全的残疾人，社会层面的痛苦可能更沉重。但是，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却在这样一些人的笔下诞生了，有的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比如海伦·凯勒的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，那些文字不仅仅是描述残疾的生活，更重要的是具有非凡的文学想象力，而想象力正是文学的生命力。

文学有着无穷的深意，它是人们心间广袤的草原，是灵魂中永不停息的波澜。文学关怀人的处境，探索人的心灵。我觉得残疾人的写作值得研究，他们为什么写，他们写什么，他们怎么写？残疾人的写作是心灵感受的自由抒发，还是用想象对残缺生命进行的补偿呢？我想，也许文学创作对于残疾人是一种精神慰藉。

其实，无论健全人还是残疾人，每个人都需要心灵的慰藉，文学

表达着人的忧伤痛苦困惑失望愤怒挣扎，透露出人的灵魂深处不被他人察觉的自卑胆怯愤恨嫉妒无奈，文学给前行者心灵以抚慰，也给彷徨者指引灯塔的方向。文学是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，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文学，不能没有史诗，不能没有生命的咏唱。写作者也许会通过作品人物的命运看到自己未来的走向，给自己新的希望，让内心感受到阳光的照耀。

广州市残联梁左宜同志告诉我，会里筹集了专款，要为残疾人文学爱好者出版系列丛书“从心出发”，我非常高兴，也非常赞同。我想这不仅是为残疾写作者出书，更体现了对生命内涵和意义的深入认识——我们不但要让残疾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还要让他们的生活有意义，甚至有诗意。文学创作会让生命展现丰富的色彩，出版作品会让写作者获得有尊严的幸福感。

读了这套丛书的一些作品，我很感动，与健康作家的作品相比，这些残疾作者的创作毫不逊色。也许他们因为身体受禁锢，对艺术的想象空间反而更大，对生命的体验也更独到。有的作品笔力犀利，像手术刀，解剖了残疾人最敏感，最不为人知的心理世界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。有的作品思考深刻，仿佛在解读哲学命题，他们追问，人为什么活着，爱的真正意义，死亡意味着什么。这些都让人读后掩卷长思。我想，或许残疾写作者都经历过人生的苦难，于是他们的写作就多了一份从容沉静，少了一些功利浮躁。

优秀的作品从来都是鼓舞和激励人心的，多少年来，一本本好书引人向上，给人以力量。文学如同星光，给人指引方向，也给人希望。残疾人所展现的才华与健康人一样又不一样，因为每一部作品都迸发出不屈的火花，闪耀着生命的光亮。残疾人作品具有特殊的艺术内涵和价值，让我们思考更深远的生命意义和更美好的生活！我们要多为残疾人出书，也期待残疾写作者能创作出更多有文学高度和力量的好作品，用文学点亮精神之灯。

愿“从心出发”丛书成为我们心灵的好伙伴！

自序

你我之间有好多的秘密，好多的柔情，好多的暧昧，好多好多温馨浪漫的爱情故事。这些故事本来只有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可是我要把它写出来，为的是让更多的人来分享你我之间的快乐和甜蜜。

“我”和“你”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，而我与你之间却有着永远也诉说不尽的话题，发生了许多许多的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的喜剧或悲剧。身为残疾人，用残疾人的眼光去透视残疾人的感情世界，以残疾人的思维方式去感悟残疾人的爱情生活，抒发残疾人对爱与被爱的渴望，是否会更深入透彻一些呢？这就有待广大读者朋友的评述了。

从小我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是痴心不改，用“如痴如醉”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。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失败了，但丝毫也动摇不了我的信念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还会义无反顾地走这条路！

目 录

用文学点亮精神之灯

自 序

抹不去的淡黄/1

淡淡的相思/6

哦，梦中的爱丽丝

——寄赠一位残疾少女/10

甜甜的月亮/14

相思驿站/19

流血的秋/23

花开那年/30

你的花园/36

别那么说爱情/41

情人节的红手帕/46

爱我就别离开我/54

一把相思/61

山上山下/65

相逢正是花开时/74

爱就是那么回事/78

别让爱流去/84

如梦的恋情/89

比爱更爱/96

梦里还牵你的手/101

我还不懂爱情/106

家园/117

飘花时节/119

心痕/123

梦回江南/130

为爱情干杯/135

绿豆也相思/140

延绵的爱/147

抹不去的淡黄

山坡下的溪水已淌了六年，记忆却抹不去那淡黄……

记得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个秋天，我和你就是在这山坡下相识的。

作为报社记者，我正为参加翌年6月在我市举办的摄影大展筹集资料。

面对着山坡下这一片淡黄色的野菊花，我情不自禁地举起了摄影机。就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，一只狮子狗闯入了镜头。出于好奇，我忙抬头寻找这狗的主人，才发现你穿着红衣白裙，坐在黄花丛中，正用画笔描绘着这遍地的野菊花，身边还放着一支拐杖。

职业的敏感使我不愿错过这个机会，调好光圈焦距，对准角度，恰在此时，你抬起头对着画板嫣然一笑。于是我的镜头里永远留下了这千载难逢的刹那……

出乎意料的是，这张题名为《人比黄花娇》的作品在竞争中名列榜首，这样一来我的名字登上了报纸上的头版头条，来采访的人着实不少。

这天听到敲门声，我想一定又有人来采访了。我拉开门，愣了半晌——你穿着淡黄色的连衣裙，拄着一支拐杖，面带微笑地看着我，一只狮子狗在你脚边转来转去——太熟悉了！可我一时怎么也想不起你是谁。

正当我痴痴地看着你时，你咯咯地笑着说：“人比黄花娇。”

“哦，你就是黄花少女，啊不，黄花小姐，黄花、黄花……”

“我不叫黄花，我叫冯飞扬。”你大方地说。

“哦，冯小姐请进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”我又恢复了记者的风度，“上次拍了那张照片，没向你解释清楚就匆匆地走了。事后想征得你同意，可找了你半年多都没有找到，又怕错过参赛机会，所以……只打算以后再向你解释，你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的吧？”

你鼓着腮帮子：“我正是来问罪的，”停了一会儿又说，“除此之外还要罚。”

“罚？”我着实吃惊不小，“罚什么？”

“罚你一两年时间。”你脸上露出了憋不住的笑。

“干什么？”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。

“罚你做我的老师，”你终于笑了起来，“教我摄影、绘画、诗词和音乐。”

“可我要工作啊。”面对这么一个娇憨美貌的姑娘，我真不忍心拒绝，“冯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还懂诗词、绘画和音乐呢？”

“我不但知道这些，还知道你叫刘乃郁，今年28岁，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，为了工作经常半夜才回来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弹一曲自己创作的钢琴曲《月光送给我一段恋情》，然后用冷开水冲两碗快食面，再将一天采访的内容总结归纳，才去睡觉，对吗？”接着是一串咯咯的笑声。

如果不是亲耳听到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些天我到处找你，而你竟一直在我身边，我都不知道，更何况你还拄着拐杖。我问：“你还记得《月光送给我一段恋情》的歌词吗？”

“我在窗外听你唱了好几遍了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”你说着坐在钢琴边自弹自唱起来：

如水的月光啊
溅湿了枕巾
每一缕 每一滴
都是爱的结晶
当她流进了我的梦里
月光哟，送给我一段恋情
哦——

你不仅歌唱得好，琴弹得也好，尤其最后那句拖腔伴着颤音和着琴声，真好像遥远的月光如潺潺流水般涌入了窗口，涌入了眼底，流进了心房，流进了梦里。

我情不自禁地将双手一合：“太妙了，你简直是我的老师。”

就这样，我收下了你这个既是老师又是学生的“学生”。

山坡下的溪水已淌了六年，记忆却抹不去那淡黄……

转眼又是野菊花盛开的季节，在和你相处的这三四个月里，我宁静的生活更增添了和谐。回家能吃到热饭热菜，饭后抽出半小时辅导你摄影和绘画，或与你共同欣赏名曲，然后送你回家。无论多晚都是这样。

你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喜爱淡黄，就你的创作而论，无论摄影或绘画都以淡黄为主调，给人以轻松舒适的感觉，甚至连音乐也是如此，每当听你弹出那宁静安详的旋律，我脑海里总浮现出一抹淡黄。

我们的生活虽然如此和谐，但总觉得还缺少些什么，究竟是什么我说不清楚，我想恐怕就是罗曼蒂克吧。

这天我回家时已是半夜了，屋里的灯还亮着，你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狮子狗在你脚边打着瞌睡，拐杖也静静地躺在地上睡着觉。

看着你娇美的脸庞和殷红的嘴唇，我心里涌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暖流，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冲动，走过去在你的唇边轻吻了一下。

你睁开眼睛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眼里闪过一丝光亮，但立即被泪水模糊了：“阿郁，你坏，你坏！”说着双手不停地用力捶打着我的双肩，一边捶打一边痛哭着。

我手足无措地任你的拳头打在身上。

渐渐地觉得你的拳头越来越轻，痛哭也变成了轻泣，继而拳头变成了手掌，在我的胸前轻轻地抚摸，带泪的脸上露出了娇笑。

“飞扬，你……你这是……”我更是不知所措了。

“你真傻，”你将脸轻轻地贴在我的胸前，“我真高兴，我一直盼望着……盼望着你吻我，终于……”

我把你拥入怀里，久久地亲吻着……

在淡黄的野菊花丛中，我和你用画笔描绘着安详，抒发着宁静，同时又享受着生活，赞美着爱情……

黄昏的小路上，你朝我迎面走来，微风荡漾着你浅浅的笑靥，掀动着你淡黄色的连衣裙……

山坡下的溪水已淌了六年，记忆却抹不去那淡黄……

“……你不想想那个女人既残废又待业的，你将来养她一辈子吗？”母亲从乡下赶来，正在教训我，“你说秀珍哪点比不上她？”母亲指着身边那个从乡下带来的姑娘说。

“妈，我并没有说她不好。”我看了一眼姑娘，“可我跟她一不相识，二不了解；而我和飞扬相识快两年了，彼此都情投意合，我怎么能……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这次我一定要看到你和秀珍成婚我才回去，绝不让你与她……”

“妈，您……”门外“啪”的一声，我的话被打断了，我立刻意识到不妙，伸手拉开门——

你正弯腰去捡倒在地上的拐杖，当你抬起头时，脸上已挂满了泪

水。“飞扬！”我伸手去拉你。

“阿郁！”母亲在身后威严地喊了一声。

这时你已转身走了，狮子狗也跟着你走了。

我追了出去。

“阿郁，回来！”母亲的话不紧不慢，但充满了威严。

“妈，这样飞扬会受不住的。”

“我不管她受住受不住，今晚就让你和秀珍成婚。”

“妈，您不能……”

这时，那狮子狗“汪汪”叫着冲进了房间，咬住我的裤角往外拖。我的头“嗡”的一声，差点摔倒……

你倒在马路中间，拐杖已成了两截，鲜血染红了淡黄色的连衣裙。

你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将攥着的手递给我，我用颤抖的手将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开——原来你攥着的是一朵淡黄色的玫瑰……

山坡下的溪水已淌了六年，记忆却抹不去那淡黄……

淡淡的相思

我们没有辉煌的邂逅，却有着灿烂的分手。

短笛、夕阳、草地，还有我和你。

没有浪漫的情调，只有巧妙的组合，使我们成为知己。

你告诉我：你叫石月姊，是幼儿园的阿姨，并且调皮地说：“你以后喊我阿姨好了。”说完你捂着嘴吃吃地笑了。

我告诉你：我叫刘郁欣，是小车司机，并说：“孩子们都喊我阿叔，你以后也喊我阿叔吧。”

我们开心地笑了……

你给我写信，头一行就是“Dear 叔”，落款是“你的姨”。

为了这四个英文字母，我高兴了一整天，嘴里反反复复地念着“Dear”，甚至睡觉前也要像孩子似的在床上翻个跟头才睡下。

铺满落花的树下，我焦急地来回走着，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了，怎么……

你匆匆地来了，身边还跟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，一蹦一跳地拉着你的手。

我快步走到你身边，发现你脸上含有嗔意，问：“阿姨，你怎么了？”

你指着树下的落花：“看你踩得，花一年才开一次，辛辛苦苦地开了一场，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你还忍心去踩它。”

“这……”我无可奈何地看着你。

“阿叔，让你久等了。”你笑着拉过那小女孩，“快，喊阿叔。”

“阿叔。”小女孩眨着天真的大眼睛。

我蹲下把小女孩轻轻地拉过来，在她红扑扑的小脸蛋上亲了一下：“告诉阿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关春霞。”脆生生的童音多么动听啊。

“爸爸妈妈呢？”

“爸爸妈妈上班去了，妈妈叫我跟阿姨玩，听阿姨的话，做乖孩子。”

“哦，是个乖孩子。”说着我抬头看了你一眼。

你羞涩地一笑：“阿叔……”

“阿姨，怎么我喊他阿叔，你也喊他阿叔呢？”春霞拉着你的手。

我与你会心地笑了。

我和你拉着春霞的小手漫步在草地上。

迎面一抹淡淡的夕阳……

教堂门口。

“阿姨，我想进去许个愿，愿我们白头到老。”

“我也许个愿，愿我们白头到老，但不……”你脸上掠过一丝不安。

“不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……”你的脸憋得通红……

走出教堂，一只小猫在地上“喵喵”地叫着，前脚却站不起来，只是后脚在拼命地蹬，整个身子像推车似的，浑身都是泥巴。

“阿叔，我们把它抱回去养好吗？”你用乞盼的眼神看着我。

“好吧。”我虽然对那脏兮兮的小动物很反感。

洗干净后，这小猫也挺可爱的，从此我们身边又多了只残废的小猫。

转眼我们已相识半年多了，在一个自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终于向你说出我的心愿：

“阿姨，我们结婚吧。”

“不，不，不……”你好像猛然受到什么刺激似的，整个身子颤抖了一下。

也许你发觉了自己的失态，立即送给我一个温柔的笑：“不嘛，你是我的阿叔。”说着撒娇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。

我吻着你的唇，手指在你的脸上轻轻地抚摸。看着你高高隆起的乳房，我不禁有点冲动，手顺着你的脖颈往下摸去。

你侧身巧妙地避开：“阿叔，别，别……”

黄昏的草地上。

你将小猫递给我，从包里掏出一封信，塞进我的口袋：“阿叔，这封信你回去再看好吗？”话里带着哭音。

我抓着你的手：“阿姨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今天接到一封电报，要赶回去。”你擦着眼泪，“你回去看信就知道了。”

你走了，淡淡的夕阳还是那么写意……

你的信是这样写的：

Dear 叔：

感谢你给了我一段温馨的爱，一段铭记终生的爱。但我却不能嫁给你，因为……我是石女*。

你也许怪我自私，怪我骗取了你的爱。

是的，我很自私，因为我已经 25 岁了，还没有品尝过爱情的滋味。但我向往着爱情，向往着柏拉图的爱情哲学，因为爱情毕竟是美好的。

当你提出要和我结婚时，还有你那不老实的手和你渴求

* 石女，中医学名词，指子宫或生殖器官有畸形的女性。